

陪伴生命的職業

文／蔡曉薇 大林慈濟醫院社會服務室社工員 攝影／黃小娟

如果說，醫護人員是以生命救生命的神聖職業，
那，醫務社工就是以生命陪伴生命的職業。

在每一間病房的那扇門背後，都有一個屬於病人自己的生命故事，推開那扇門的同時，醫務社工便默默地闖入一個生命故事裡，故事裡有主人翁——病人、家屬、醫療團隊，我們一起工作，一同度過難關、陪同及努力化解每個糾結人的千千結。今天社工帶大家進入兩道門——兩則生命故事：生死之間及活著的意義。

在醫院，最常接觸生死離別，除了醫護人員外，那就是社工了。

生命有多無常？ 就在你我的一呼、一吸之間！

許多人認為死亡與自己的距離還很遙遠，甚至與死亡根本沾不上邊！然在醫院內，日日都上演著生、死之間拔河的劇情。正當醫療團隊盡全力與死神搏鬥，為病人爭取多一些些生存權時；醫務社工則肩負著尋找病人至親的任務，或陪伴早已不知所云、一臉茫然的親友；社工給予他們支撐下去的力量，也許是個擁抱、也許是緊握正在顫抖的雙



手、也許是無語地陪伴……看著他們空洞的眼神，雙脣不斷默念、不斷地祈禱，期待著一次次的壓胸和電擊，能奇蹟般地將病人從死神手上搶救回來。

生命到底有多無常？佛陀是已覺悟的覺者，他說生命在一呼一吸之間。當呼出這口氣，您不會知道下一秒，是否能繼續吸氣……再活下去！

記得那是一個天晴的早晨，我到病房訪視一位年邁的老伯。老伯因疾病關

係導致口齒不清，然他仍努力的打起精神，熱情地跟我打招呼，口中含糊不清地說了句大家都聽不清楚的話。我和他身旁的看護寒暄了一番，關心阿伯住院期間的生活起居。離開前，阿伯還和我們道別。同日，中午時分，阿伯正準備用餐之際，突然沒了呼吸心跳，失去了意識，經急救了兩回，轉進加護病房。當天晚上，他與這個世界永別了，所幸子女在旁陪伴，不至於走得太孤單。回想起他說的那句話……他到底說了什麼？也許是問候？也許是問什麼時候可以回家？也許是問子女何時來看他？沒有人會知道答案，永遠不會有答案！

面對死亡，我們成了無助的小孩，耍賴的不承認死亡的存在！哪句話會成了遺言？哪個情節又會成了告別的最後一幕？誰又能未卜先知呢？常呼籲世人珍惜眼前人，活在當下，我們真的做到了嗎？等到「失去」之後，才深刻體悟到「生命無常！」，終究在遺憾和懊悔中遊走。人生，「要的」也許不需要這麼多，此生能無憾，圓滿的劃上句點，帶著微笑離開這人世間，留下美好、歡笑、大愛，才是我們需要一起努力的方向。當無常來臨的時刻，方能從容地與至親「道愛」，這時，愛就別再掖著，需道出口；「道謝」，感念多年的陪伴；「道歉」，不要帶著遺憾走，在最後的這一刻，許多事情都可以被原諒的；「道別」，好好的告別，即使多不捨。

場景換到另一間病房……

我們無法選擇怎麼樣的_{家庭}，但可以選擇怎麼樣的「生活方式」！

推開那扇門，感受到溫暖的陽光，穿過玻璃窗透射進來，讓房間顯得明亮且寬敞。眼簾出現一位臉上掛著靦腆笑容的女生，似乎很好奇我這位陌生人是誰。簡單的自我介紹與表明來意，對方也漸漸地卸下心防。

在我為她進行社會心理評估時，小婷（化名）娓娓道出童年不愉快的經歷；父母在她很小的時候便離異，她不明白父親為何不愛她，要拋棄她……在言語間，小婷無法諒解，甚至懷著濃濃的恨意。

外表開朗，健談的她，臉上的笑容也只是一種武裝，試圖捍衛著那顆曾受傷、脆弱的心靈不再受傷。自小失去父愛，長期泡在「被拋棄」的失落感中，那分鬱結在心中難以舒展，不知不覺地走入憂鬱森林，找不到出來的路。在森林裡，她曾嘗試終結自己青春的生命。由於對婚姻的不信任及恐懼，她錯過適婚的年齡，朋友圈極小，至今與三位姐姐及媽媽同住，雖然家庭支持系統佳，然那分恨意蒙蔽了雙眼，開心二字是如此的陌生。

身為社工，我陪伴著小婷回顧自己的生命故事，協助她尋找生命中的意義，透過鏡子練習、感恩日記的撰寫，重新

感受生活的點點滴滴，學會愛自己到珍惜、感恩一直留守在她身旁的至親。命運多舛的她，身軀承受著各種病痛，身體的苦、心靈的煎熬，一直圍繞著她。社工能做的僅是引導她釋放內心的愛恨情仇，再重新出發，將生活重心轉移到一直深愛她的至親身上，陪伴她告別、放下那段不愉快的日子，將它埋在看不見，感覺不到痛的心深處。偶爾想起也許還是很扎心，學會與不愉快、悲傷、憤怒共處仍是小婷的功課。未來還有一

段很難走的路，值得慶幸的是至親始終在身旁陪伴著。社工能做的其實很有限，「陪伴妳走一段路，接下來的路妳要勇敢些，加油！」

我相信來到跟前的每一位病人都是特別的、獨立的，他們來到醫院接受病痛的治療，也接受心靈上的洗滌。每次的相遇，都是很好的機會，好好的讓自己重新回顧、盤點自己生命的種種軌跡。這條路，不會太孤單，社會會陪伴著您一起走。🌱



大林慈濟醫院社工蔡曉薇覺得自己的工作角色，是以生命在陪伴著生命，希望陪伴著病友與家屬一起度過難關。